



ZHONGGUO
QUANSHI

中国全史

[卷四十一]

远方出版社

全案策划：大 地

封面设计：福瑞来



ISBN 7-80595-975-7



9 787805 959757 >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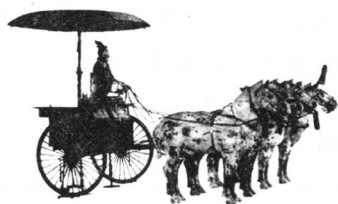
ISBN 7-80595-975-7/K·27

全套定价：1280.00元（全48卷）

中国全史

主编
程思源

秘史 卷四十一



远方出版社

责任编辑:胡丽娟

中国全史(秘史卷)

主 编:程思源

出版发行:远方出版社

社 址: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东路 666 号

邮 编:010010

经 销:新华书店

印 刷:河北三河市德辉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:850×1168 1/32

字 数:4900 千字

印 张:338

版 次:2004 年 8 月第 1 版

印 次:2006 年 2 月第 2 次印刷

印 数:1-1000 套

标准书号:ISBN 7-80595-975-7/K·27

定 价:1280.00 元(全 48 卷)

狭路起口角冤家欢喜 飞索跌英雄好事求成

泼刺里几匹骏马，从山脚驰出。为首一匹马上，骑了个少年英雄。锦袍银甲，手中执了宝弓，仰着脸儿，向天空瞧视。只见一头海东青，抵着两翼，在空中盘旋。少年回头，笑对后面的四个家将道：“你们瞧着，待我将它射下来！”说着，抽出一支狼牙羽箭，扣上弓弦，抬头瞧时，见那头海东青，已是飞向东首林边。少年一纵坐骑，驰向那首，仰了熊腰，张弓发矢，朋的一声，箭儿飞向空中，势甚激疾。那头海东青，却也乖觉，见箭到来，展开左翅一刷，把支狼牙羽箭，拂了一丈多远，滴溜溜从空落下。少年的家将，齐声惊喊，少年更是愤怒道：“这头畜牲，倒也厉害，竟能拂去我箭！”说着抽出三支箭儿道：“待我用连珠射法，赏它三箭，瞧它再能招架么！”

她便向空中瞧准，一连三箭，先后射出。好一头海东青，竟是通灵一般，在空中一个翻身，左翅拂开了第一箭，右翅拂开了第二箭。第三箭接连又到，任凭海东青灵活，休想能避过。右腿上着了一箭，身子一侧，险些堕下。只见它两翼一振，带了箭儿，飞向林中逃去。少年也吃惊道：“这头畜牧，倒甚了得，竟会带箭而逃！”说着，拍马便追。四个家将，却去拾取了三支落箭，随后相追。少年穿出了林子，却不见了海东青影儿，少年好不丧气。后面家将追到，少年对他们道：“那个畜牲，不知逃向哪里去了？”一个家将道：“它受了公子一箭，谅也飞逃不远。”另一个家将道：“不要受了箭伤，跌了下来，我们可在林中找寻一回。”少年点头道好，遂在林中地上，分头寻觅。哪知费了多时，依旧没有寻到，他们无可奈何，只得抄出林去。

转以山嘴回首，正待弯将过去，蓦闻一阵马铃声，自弯角传出。少年将马勒住了道：“里面有人来了！路狭得很，待他们出来了，我们再进去。”说时铃声渐近，不多一回工夫，山角里驰出了五骑，却

是五个女子。前面四匹马上的女子，一色的戎装打扮，最后一匹马上，骑了个千娇百媚的女英雄。身穿黄金细甲，腰悬宝剑，背插雕弓，鞍前横了一枝梨花枪，枪杆上挑了一头海东青，鲜血直滴，已是死了。少年和家将瞧了，便知那头海东青即是方才的一头，怎的到了她们手中？

这时五匹马已是驰去。一个家将高声呼道：“你们慢些走，还了我们的海东青！”前面马上的女英雄听了，回转马头，娇嗔着道：“谁人拿了你们的海东青？”家将道：“你枪杆上的那头便是我们的！”一个女子道了声：“呸！你们不要胡认，这是我们公主用箭射下来的，怎说你们的？”家将冷笑道：“明明是我们公子射下来的，你们拾取了去，还要抵赖！”马上的女英雄听了，不禁柳眉倒竖，娇喝一声道：“大胆狂奴，休得胡言！你们既能射下，怎会到我手中？”家将道：“我们公子，连射三箭。第三箭中了海东青腿上，它带箭逃了，我们追寻无着，哪知已给你们拾去了！”女英雄冷笑一声道：“说得好听话儿，连射三箭，只中一箭，已是丢脸，还要说出，我一箭射下来的时候，有什么箭儿带在海东青腿上？”

少年英雄听到此处，却也忍不住了。即道：“海东青却是先中我的箭，此刻即被你们拿去了，我也不稀罕它，你们拿去好了，只是也须和气一些，怎能讥笑他人！”女英雄粉脸微红，对着少年道：“又不是我们强要你们，原是我射下来的，不信拿去瞧，咽喉一箭，有伤为证。”说着，将海东青掇将过去。恰好给少年接着，提起瞧时，果见海东青的颈上，射有箭洞。再向两腹细瞧，右腿上也有箭伤，便是自己所射，遂将海东青向女英雄掷过去道：“你也去瞧瞧，右腿的箭伤，哪里来的，便可知道我们说的话儿，原不是哄你们的。”女英雄接住了海东青，果见右腿上有伤，遂笑道：“这便如何？”接着又道：“既是你们先射中，就还了你们罢！”这边的家将道：“本来要还的，不是我们公子射中了一箭，使海东青受伤，你们休想射得下来！”

女英雄原想掷还他们了，听了家将的话儿，倒又生气了。不禁

怒喝道：“你们的射法好，早该射中鸟的要害，怎只射中右腿，让它带箭逃呢？亏你们不怕羞，还要恃强胡说！”家将笑道：“你不要自夸海口，将人家看轻，你若真有能耐的，敢和我们公子比箭么？”一个女子道：“算了算了，射了三枝箭，只中一箭，还要不知己丑，要和我们公主比箭！”少年大怒道：“你这贱婢，怎敢胡言！”女英雄见少年骂她的从人，不禁怒气上冲，脱口骂道：“你这匹夫，竟敢出口伤人！”那边家将听了全呼：“反了！你这女子，姓甚名难，胆敢辱骂我的公子！”

这边一个女子道：“说给你们听了，要你们吃不了兜着走！我家的公主，便是大夏国的永安公主窦线娘，你们这般狗头，是哪里人氏，竟敢如此撒野！”少年听说马上的女英雄，便是窦线娘，不禁暗喝声名不虚传。这边的家将，便也大声喝道：“你们听仔细，坐稳在马上，不要吓下马来。我们的公子，便是幽州大总管罗艺的公子罗成！”线娘听说马上的少年，即是罗艺的儿子，不禁仔细打量。只见罗成生得一表人材，眼秀眉清，唇红齿白，英姿照眼，觉得心头乱跳。罗成也在打量线娘，只见她远山描翠，翠得异样动人，秋水横波，波光分外澄清，娇滴滴的双颊，嫩生生的雪肤，不觉瞧得呆了。那边的线娘，被他瞧得好生难堪，便低垂粉颈，回转马头，想要走了。这边的家将，哈哈笑道：“听了公子的威名，她们便逃了，不敢比箭了么！”线娘怎会中计，又勒住了坐骑道：“怕你们么？要比就比！”家将道：“分了胜负，将什么作赌？”线娘道：“你们说好了！”家将涎着脸道：“要是我们胜了，你便嫁了我们的公子。”罗成慌忙喝道：“大胆狗头，怎能胡说！公主休得动怒！”

线娘听了家将的话儿，羞得粉脸通红，本待发作，见罗成道了歉儿，倒只好忍住了。另一个家将道：“可将海东青悬在树上，离开了二百步，每人各射一箭，哪一个射中海东青的眼睛，便算得胜，取了海东青回去，两个全中，再作定夺，这样可好？”罗成和线娘听了，都觉使得，便依了此人。由他将海东青悬在一棵大杨树上，家将即道：“哪个先射？”线娘道：“请你家公子先射好了！”罗成也不推辞，

便离了二百步，张弓引矢，一箭射出。家将一声喝彩，那枝箭儿，不偏不倚，恰巧射中了海东青的眼睛，横贯在中，家将也暗暗佩服。这边家将道：“我们的公子，已是射中了鸟目，此刻要你们射了！”线娘拔了背上的雕弓，抽取一箭，将马一拍，扣箭上弦，相离杨树二百步，便发出箭儿，猛听得两下里齐声喝彩，原来线娘的一箭，将罗成先前的一箭射出，她的箭儿，却横贯在鸟目。罗成不禁脱口道：“公主神箭，不是罗某能及，甘拜下风！”线娘听了，倒觉没意思起来。

这边的家将又道：“我们的公子，神枪无敌，你家公主，敢和我们公子比武么？”这边的从人道：“又要夸口了，好不害羞！”线娘喝住众人道：“不准胡说，快给我闭口！”罗成见线娘箭法惊人，想她的武艺，谅也不弱，便想领略一回。线娘也素知罗家枪法，有名天下，即欲趁此机会，和罗成一比。当下也不多言，将横在鞍上的梨花枪挺在手中，向罗成秋波一转，罗成大喜，取过了家将手中的提卢枪，在马上含笑道：“请公主放马！”线娘一拍银鬃马，飞驰向前，抬起梨花枪，向罗成面上刺去。罗成举枪轻架，晃开了梨花枪，回手一枪，向线娘马头刺去。线娘圈过马头，顺势将枪横扫过去，向罗成肋下打来。罗成起枪抵住，两人一来一往，两条枪宛似两条神龙，搅作了一团，战了五六十回合，线娘究敌不过罗成。

其实罗成早已知道，线娘不是他的对手，只使出一半功夫。线娘到了这时，还觉不能对付，便虚晃一枪，回马便逃。罗成故意戏她，拍马便追，口中还喊道：“公主休走，看我擒你下马！”线娘见他追来，不禁暗喜，便在怀中取出了红线套索，藏在手中。逃了一程，回头瞧时，只见罗成一匹马儿，在后紧追，线娘将马勒慢，不多时，已是追近。线娘轻侧柳腰，纤手一扬，娇声喝道：“还不与我下马！”罗成追得起兴，猛见一道红光，向胸前扑来，急呼一声不好，忙将身儿一侧，左肩上已给套钩钩住，线娘乘势一拽，罗成的身子，已是侧了，给她一拽，便堕下马来。

线娘正在得意，哪知罗成跌在地上，却双手拉住套索，猛力一扯，线娘没有提防，竟也被扯下马，罗成真会作戏，见线娘尚未将套

索松手，他又用力一扯，线娘连接几趺，立脚不稳，便也跌倒下来。恰巧压在罗成身上，跌入罗成怀中。线娘羞得满面通红，急忙跃起。罗成也含笑起立道：“公主的红锦套索，真是厉害！不但使我跌了，连了公主自己，也会受了它的作弄。”线娘暗想：你也不要肆刁了，原是你作弄人，干红锦套索什么事！她也不再多言，扑了身上灰尘，便欲上马，罗成却慌恐着道：“公主要去了么？”线娘诧异道：“武也比了，胜负也分了，不去作什么？”罗成竟道：“我却不愿和公主分离呢！”线娘听了此话，不禁胸头小鹿乱撞。骂又不好，说又不好，飞红了双颊，抵着头儿，竟开口不出。罗成走近一步道：“若蒙公主不弃，愿结秦晋。”线娘听着，越发没意思了。罗成见线娘含羞不语，又逼近一步道：“只须公主点头示意，便算允我了。”线娘原是心爱罗成，只不能私自许婚，遂正色对罗成道：“公子以此事问妾，妾未能私允，公子若果有心见爱，可遣谋向我父求亲。”罗成踌躇了半晌道：“尊公若不见许，如何是好？”线娘暗想：这倒也是意中事，父皇也许会不允的；失却了这般的如意郎君，却觉不舍。当下沉吟了半晌道：“公子可和杨义臣相识？”罗成道：“原是世交。”线娘不禁脱口道：“那便好了！义臣即将来到乐寿，妾父甚敬其人，公子若挽他为媒，定能……”线娘说到此处，便停着不说了。这时罗成的家将和线娘的随人，一同寻至。线娘和罗成慌忙各自上马，相顾一笑，尽在不言中了。正是：

心有灵犀通一点，多情儿女两英雄。

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钦烈志水埠喜迎宾 拒求亲月老空有兴

话说线娘和罗成见有人来了，便各自上马，一先一后，向原路回去。罗成的家将和线娘的从人迎上前来，齐声问道：“谁的人赢得？”罗成抢先道：“是我输了！”线娘笑对家将道：“你家公子赢的。”

说着，已是到了分路。罗成向线娘拱了拱手。线娘好生没意思，却又低鬟一笑，圈转马儿便走。四个女从人，随后相从。罗成的家将喊道：“那只海东青不要了么？”线娘回身摇手，迳绝尘飞驰。家将在杨树上，取下了海东青，抽了线娘的箭儿道：“海东青不要，连枝箭也不收回。”罗成道：“箭儿给我。”家将拿箭授给罗成道：“公子射鸟失去了一箭，便将此箭补了缺罢！”罗成含笑接了箭儿，仔细一瞧，见箭上刻着“线娘”两字，好不欢喜。便藏入箭袋里面，方才兴冲冲地跨马而回。

且说线娘驰马过去，抄过林子，瞥见地上有一枝箭儿，在马上弯身拾起。一瞧箭上，刻有“罗成”两字，好不诧异，再看箭头上，却又血迹染着，猛的明白了：这枝箭儿，定是冤家射中海东青的，海东青带箭而逃，掉在此处，恰好给我拾着，再也不会错的了。便将箭儿插入了箭袋，驰回乐寿到了宫门下马，入富见了曹皇后。

曹皇后笑着道：“公主回来了，可知道杨老将军也已到了。”线娘欣然道：“那却甚好，大概就要出兵。”曹皇后点头道：“还有件事，公主听着，更要欢喜。”线娘急道：“母后什么一回事？”曹后道：“义臣此番到来，还带了一员女将。”线娘喜得直站了起来道：“真的是哪一个？”曹后道：“她是隋主的妃子，薛冶儿夫人。听说隋主被害，她尝行刺宇文文化及，没有成功，险遭毒手，幸得他人代求，化及将她驱逐出宫，她便投奔了杨义臣。此番一同前来，将随军出发，往讨化及，代主报仇。”线娘啧啧道：“有志气！此刻在哪里？母后见过她没有？”曹后道：“我也没有见过，此刻在船上。原因他们到了南门埠头，凌祭酒和了杨老将军等先行登岸，见了你父皇，凌祭酒说明了薛夫人的来历，你父皇甚是钦敬。故欲公主回宫了，亲去接她入宫，以示优礼。”线娘喜得手舞足蹈道：“我即速要去了。”曹后道：“本已待了好久，原要快些前去。”线娘即命宫人传谕：立集女军五百人，整队宫门。又笑对曹皇道：“薛夫人既能临阵杀贼，谅来终能乘马，不必用闷人的轿儿去了。臣儿和她并骑回宫，岂不甚好！”曹后点头道善。

线娘即命备马，不多是女兵齐到，列队宫门，线娘遂告别了曹后，即行出宫。早有人带过了银鬃马，线娘跨上马儿，袖中取出一面小令旗，向空一挥，五百女兵，绝齐的起步，直向南门水埠而去。不消半个时辰，已是到了埠头，线娘即令一个女兵道：“速即下船，禀报薛夫人，道我请见！”女兵奉命，遂到船上，问知薛夫人在后舱，便入舱跪禀道：“大厦国永安公主宴，请见夫人。”冶儿自义臣等上了岸去，等了好久，不见有人来接，正在诧异，此刻见女兵进报，已知来的是线娘了。当下急应道：“有请公主。”女兵唯唯退出。上岸见了线娘，道了一声请，线娘翻身下马，走到冰埠，已见舱中抢出了一个少妇，浑身缟素，丰神楚楚。走到船头上道：“贱妾薛冶儿迎接公主。”线娘踏上船头道：“不能即迎夫人，有累久等，还望夫人恕罪！”冶儿道：“亡国罪妇，投依上国，本应先行候安，那里敢劳公主至埠！越发使贱妾加罪了。”线娘道：“夫人不必多谦，即请登岸，一同回宫罢，夫人行李，可已收拾？”冶儿道：“收拾好了。”

线娘点了点头，携了线娘手儿，离船上岸。线娘即命四个女兵，下船搬取薛夫人行李，送至宫中。一面早有两个女兵，带上了两匹马儿，线娘即请冶儿上马。冶儿跨登马背，线娘才骑上了银鬃马，并骑徐行。回到宫门，已是暮云四垂，明月窥人，线娘遂引了冶儿，入见曹后。

冶儿见了曹后，盈盈拜倒，曹后慌忙回拜，相扶起立，各自入坐。曹后道：“深钦夫人节义，足夺叛贼的魂魄。”冶儿凄然道：“恨未手刃叛贼，颜面苟活，今仗上国仁义之师，往讨叛贼，若得为主雪仇，贱妾死也瞑目了。”曹后道：“夫人至诚所至，金石为开，宇文叛贼，天夺其魂，必败无疑。”当下曹后即命设筵款待冶儿。饮间，曹后又问江都近况，冶儿详述无遗。曹后和线娘闻知萧皇后失节受污，不觉痛恨万分。及闻妥娘惨死，又唏嘘泣下，冶儿更是哽咽失声，线娘慌忙安慰。将近宴毕，忽报驾到。曹后和线娘即离座，冶儿也起立一旁。只见夏帝宴建德，含笑入内。曹后等上前迎接，薛冶儿也俯伏道：“亡国罪妇薛冶儿，拜见夏帝万岁。”建德即命宫女

扶起了薛夫人，线娘问建德道：“杨将军今已到来，父王何日发兵？臣儿愿作先行。”建德道：“不出十天之内，即欲兴兵出发了。”建德坐了一刻，对线娘道：“薛夫人舟行劳顿，你可陪侍了夫人，早些安歇罢！”线娘欢然应命。冶儿离座告退，便随了线娘，前去安息。

到了线娘宫中，线娘却腻着冶儿，要同床安睡。冶儿也不推辞，便同人锦被，并头睡下，一时不能入梦，即闲谈一切。两人越说越投机，真是相见恨晚，十分亲热。冶儿忘了形，即笑问线娘道：“公主的金龟婿呢？”线娘娇嗔道：“不准说这种话！”冶儿诧异道：“做了一个女孩子，早晚终要嫁人的，像公主般芳年，也不能说小了，难道还没有许婚么？”线娘点了点头。冶儿道：“像公主般才貌双全，要求一个如意郎君，却也不易呢！”线娘听了，默然不语，只是一副蛾眉，忽地紧锁。冶儿何等聪明，料想终有隐情，便很诚恳的道：“妾和公主，虽是今日初会，但承公主见重，妾实感激万分，公主若能不将外人视妾，如有什么难言的隐事，和妾说了，妾或能为公主效力，独恐公主因妾交浅言深，不允推心置腹呢！”

线娘格的一笑道：“我又没有什么姊姊妹妹，今天得了夫人，一见便心中爱出来，只恐夫人不和我亲热，还会将外人视夫人么！”冶儿道：“我也将公主当作自家姊妹一般，才敢动问，究竟公主的终身，有没有属意的人？”线娘脸儿一红，十分忸怩。冶儿连连逼问，线娘道：“冤家真会缠人，要逼死我了，要说我有属意的人呢，原是没有，只是也不能说没有。”冶儿噗哧一笑道：“好公主，这是什么语，有便有，没有便没有，一句进，一句出，吞吞吐吐的话儿，叫妾莫明其妙了。”线娘到了此刻，只得含了羞，将白天出猎，遇见罗成的事儿，从头至尾，都和冶儿说了。冶儿凝神听毕，欣然道：“罗公子英雄出众，和公主配合，真是天生佳偶，待贱妾明天会了杨老将军，先和他说了，叫他玉成好事。公主道可好？”线娘合上两眼上两眼，做作睡去。冶儿笑道：“公主心许了么？”线娘微微一笑。这时宫鼓已报二更，冶儿也觉神疲，和线娘相抱睡着。容易一宵，到了天明，冶儿和线娘，一同下床，盥洗理装，夹忙里线娘又去取出了罗成的

箭儿，给冶儿瞧视。冶儿接箭瞧了瞧笑道：“公主放心，一切都在妾的身上。”线娘将箭夺去道：“人家好意给你瞧，又是什么放心不放心！”说着笑了。冶儿不禁失笑。

在这天的午后，冶儿便到留贤馆，进见杨义臣，即将线娘的事儿和他说了，要义臣极力玉成。义臣掀髯笑道：“罗艺的来使，去了没有多时。”冶儿道：“敢是请公作伐？”义臣点头道是。接着又道：“一双小儿女，已是情投意合，不知建德的意下如何？”冶儿道：“罗家英名，早传遐迩，允配婚姻，也不辱没的了。”义臣道：“只是罗艺和建德，先前原有旧怨，今罗艺能忘前嫌，为了求婚，建德性尚爽直，谅也不会记着旧恶。”冶儿点头道：“公言甚是，还望速即进行，最好在讨贼之前，先行成就。”义臣道：“我原要往见建德，和他一谈了。”冶儿遂欢然告退，回至宫中，见了线娘道：“罗家公子，真是多情，妾去见杨老将军，哪知罗家已是遣使去过了。杨老将军也十分高兴，自愿作伐，依妾看来，此事十有九成。妾当先向公主道贺呢！”线娘啐了一声道：“夫人再要这般打趣，我可是不依的。”冶儿笑道：“不依也要你依了。”当下两人说笑了一阵。

到了晚上建德回宫，笑对线娘道：“可笑那个罗艺，特托杨义臣为他的儿子罗成求亲，已给我拒绝了。”线娘听着，不禁暗暗叫苦，低了头儿，默然无语。冶儿在一旁听了，也是大出意外。一个转念，便即告退。乘夜至留贤馆，去见杨义臣。义臣见冶儿到来，皱着眉儿道：“婚事不成了！”冶儿道：“妾也为了如此，才赶来看公。为今之计，公且缓复罗艺，待妾三再说。”义臣点头应允。

冶儿又匆匆回宫，线娘已是拥被而睡，见了冶儿，不禁一阵伤心，珠泪挂颊。冶儿慌忙安慰她道：“公主但请宽心，贱妾也嘱杨老将军，叫他且待三日，再复罗府，妾当替公主设法，务成好事。”线娘摇头道：“父皇的性儿，不易改动，夫人不必费心了。我与罗家公子谅是无缘，也不能强求的。”冶儿正色道：“事在人为，人力或能胜天，妾今有一计，但须公主依允，好事不患不成。”线娘腼然道：“夫人有何妙计？”冶儿道：“只须公主主假作患病，卧床不起，并将罗公

子的箭儿，交与贱妾，妾自能设法。”线娘叹了一口气道：“事到如今，听凭夫人做去罢！”当下一宿无话。

到了翌日，线娘果真卧床不起，冶儿便去告知了曹后。线娘虽非曹后所生，曹后却甚疼爱，闻知线娘患病，急往探视。线娘佯作呻吟，装得十分逼真，曹后更觉着慌，即欲召医。冶儿便将曹后衣袖轻拽，曹后会意，即随冶儿出室。到了正宫，曹后问道：“夫人何事？”冶儿道：“娘娘可知公主的病儿，怎会突然而起？”曹后道：“妾也不解，正在疑惑，难道别有隐情么？”冶儿点头道：“娘娘所猜甚是。须知公主的病儿，不是药石所能医治。”曹后惊诧道：“这却为何？”冶儿道：“公主的病儿，便在拒婚罗氏。”曹后首儿微点。冶儿即在袖中取出一枝箭儿，交给曹后。曹后见箭上有罗成两字，不仅十分奇异。正是：

方惊有药难医病，羽箭何来更觉奇。

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除暴不成功狗受烹 解围有诈枭雄屈尊

话说曹皇后见了罗成的箭儿，不禁十分奇异，即问冶儿道：“此箭从何而来？”冶儿即将箭的来源，一一和她说了。曹后笑道：“公主早和我说明，我还不玉成其事么！”冶儿大喜道：“贱妾原知这件事儿，除了娘娘没人能斡旋的了。”曹后道：“即烦夫人对公主说声，叫她放心，此事有我作主，决不使她失望。”冶儿欣然退下，告知了线娘。线娘当然快活，便问冶儿道：“那枝箭呢？”冶儿道：“尚在娘娘处，还怕她吃过了么？”线娘摇首道：“母后原是疼我的。父皇虽也爱我，为了此事，也许要动怒。他见了这枝箭，不要动了疑心，当我有什么苟且的事做出，那便糟了！莫说好事不成，连我的性命也难保呢！”线娘说到此处，不禁眼圈一红，又要落泪了。冶儿急道：“痴公主，胡乱操心作甚！有娘娘一力替你作主，还怕什么？”线娘

道：“若能依了夫人的话儿，自是最好。”

这天晚上，曹后便婉婉转转，告知了建德，建德起初不免有些着恼，入后给曹后一片软语，说得心回意转，也许肯了，当下对曹后道：“只是昨日拒了义臣，义臣谅也回复了罗艺，此刻反去求他，未免使人难堪。”曹后笑道：“不劳圣上费心，薛夫人早已咨照了杨老将军，请他缓三日答复。如今只须请义臣答复罗艺，已允求亲，择吉受聘好了。”建德笑道：“原来你们结伙替线娘成全，我还能独特异议么？”当下一笑安息。

到了翌日，建德召义臣入朝，面允求亲。义臣欣然而退。回到留贤馆，即修了一函，回复罗艺，遣使送往。隔了几天，便择吉行聘，自有一番热闹，不必细表。又隔了几天，建德已是备齐了兵马，即欲出发征讨守文化及了。小子写到此处，又须掉笔儿，写那江都的字文化及。

原来化及在江都，纵淫了月余，这天智及入宫，见了化及，愤愤地道：“兄若任意流连下去，恐做杨广第二了。你可知道，外面的将士，已是啧有烦言。”萧皇后也在一旁，即道：“妾也屡劝将军速离江都呢！”智及冷笑道：“皇后也会劝谏么？”说着，拂袖而出。萧皇后凭空受辱，好不难堪，不禁掩面悲啼。化及慌忙温存，愤愤地道：“智及匹夫，这般无礼！我当惩戒他，皇后不要气苦。”萧皇后方始止泣。

隔了两天，化及始欲启程，即命令武卫将军陈棱为江都太守，领留后事，当下出令戒行。皇后六宫，仍依旧式为御营，营前设帐，化及居中视事。仪卫队伍，概拟乘舆。凡自少帝浩以下，并令一起登程。只因船只不敷应用，化及竟命夺取江都百姓的船只，取道彭城水路。向西进行。那天到了显福行宫，化及入宫流连，又不忍去。虎贲郎将麦孟才、虎牙郎将钱杰，和折冲郎将沈光，因愤化及专恣暴厉，欲谋害化及，当下一同拟妥，思乘夜袭杀化及，为炀帝复仇。哪知关防不密，走漏了消息，给化及知悉，即密命司马德戡引兵围了三人部队。

三人知己事泄，即奋命拒敌，终以寡不敌众，一律斗死，部卒星散。化及也不敢再留显福官，即行进发。哪知到了彭城，水陆淤塞，船只不得通行，只得舍船登陆。化及又命部众夺得了民间的牛车，竟至二千辆，百姓们敢怒不敢言，吞声饮泣。化及却将二千辆牛车，并载了宫人珍宝。此外的器仗，悉令兵士背负。迢迢长途，兵士们负重而行，哪得不要力疲，不免俱有怨言。就是司马德戡和赵行枢等，也生悔意。这天德戡对行枢道：“化及匹夫，肆淫宫闱，残暴不仁，大失人心，我与公助彼成事，原欲除暴立明，以安众民。如今他这般自专，岂是我们当初的原意？这样下去，我与公的性命，都要受他的累了。”行枢点头道：“可不是么，外人指斥化及，我们也难推辞其咎。如今追悔，已是不及，但即行挽救，还未为迟。”德戡轻声道：“莫非除了他！”行枢道：“诛了化及，以谢众人，我与公的罪名，便可没有了。”德戡道：“此事尚须秘密，不要漏了出去，你我性命，既要保了。孟才等受祸，前车不远呢！”行枢点首道：“那人自然，且待机会再行动手。”当下各自分散。

隔了一天，到了天寿宫，化及又入宫安息，行枢即欲引兵围宫，谋杀化及。德戡自然赞同，便和自己的部队说了，部众尽皆赞允。独有一个偏将，曾受德戡严责，怀恨甚久，此刻得了这个消息，欲趁此报仇。遂向智及告发，智及大惊，入宫告知了化及。化及愤愤道：“司马德戡和赵行枢，我也待他们不薄，怎敢负恩！”智及道：“如今怎样处治他们？”化及沉吟了一回道：“弟可伏卫士在宫门，我当遣人诱他们入宫。弟即可将他们围住，立行杀伤好了。”智及受计退下。化及便命内侍二人，分召司马德戡和赵行枢，入宫议事，德戡、行枢尚是蒙在鼓中，不知机谋已泄，竟坦然入宫。伏兵齐起，二人措手不及，遂皆被杀。化及命将二人的首级，传示部众。谓二人密谋不轨，故加杀戮，余众不必惊慌。都众虽不敢异言，只是尽已离心了。化及留宫数天，复带领部众，向巩、洛进发。途次为李密的兵部所阻，不得西进，乃暂入东郡，藉图休养，再与李密交锋，这且按下不提。

且说那个唐王李渊，这时因其子建成世民自东都引归，力劝其父称尊，号召天下，渊尚是不肯即从，但自为相国，加九锡，职总百揆。又过了数天，那班攀龙附凤的群僚，再三劝进，即迫隋帝侑禅位，侑只得拱手让位。

唐王渊到了此刻，方算应天顺人，公然称帝了。即了大位，受百官朝贺，改义宁二年为武德元年。废帝侑为酈国公，追谥炀帝为太上皇。立世子建成为皇太子，封世民为秦王，元吉为齐王，裴寂为右仆射、知政事，刘文静为纳言，窦威、萧瑀为内史令。对于杨氏宗室，尽加优待，量才选用。总算和前朝篡国的主子，专以灭绝失国的宗室为能事的，稍稍异趋。只是正名立论，李渊的得有天下，恐终难免一个篡字呢！同时占据巴陵，自称梁王的萧铣，也自称皇帝，封置百官，徙都江陵，修复园庙，以岑文本为中书侍郎，委任机密。那东都的留守各官，初闻炀帝的凶耗，尚因关中李渊拥代王侑为帝，尚没有什么举动。此刻闻知侑帝被废，李渊自称为帝，一般文武官员，遂推越王侗嗣皇帝位，改元皇泰，进用段达、王世充为纳言，元文都为内史令，共掌朝政。只是政令不出都门，号称隋室，所剩的江山，已是微乎其微了。

东都人民嗣闻宇文化及率众西来，不觉又起了恐慌。有士人盖琮上书，请招降了李密，令密合拒化及。元文都等深以盖琮的计儿为是，即授琮为通直散骑常侍，命琮谕李密，使其来归，盖琮即赍敕出城，迳往洛口，请见李密。密闻东都来使，便即延见。盖琮见密即道：“公知处境的危险么？”密道：“兵精粮足，进可以攻，退可以守，不觉有什么危险。”琮笑道：“公久围东都，未能破城，兵老厌战，欲拔东都，尚可得么？今王世充兵屯洛水，宇文化及率众西来，若与王世充会合，左右来攻，我公怎能抵敌？败可立待。”密听了盖琮的话儿，深以为然，他起先的自夸，原是虚张声势。他的心中，也正因和东都相持日久，难战胜利，若化及和世充合兵夹击，危险万分。但知盖琮此来，定有用意，遂问琮道：“公既知我处境危险，可有解危的策么？”琮道：“公若能归依了隋室，便能无碍。”密笑道：“叛军